



韞宁 著
NANGUA
ZAIWOLAI

爱情最开始的样子，并不一定是爱情……

百万读者热捧人气直逼《恋空》 最纯净剔透的兄妹恋情 >>>>



I247.57

1360

I247.57
1360

南瓜 载我来



韞宁
NANGUA
ZAIWOLAI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瓜载我来/韞宁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721 - 2

I. ①南… II. ①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7 ✓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3548 号

书 名 南瓜载我来

作 者 韞 宁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石 颖 杨 晨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石 颖 刘 畅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[http: //www. ppm. cn](http://www.ppm.cn)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126 千字

印 张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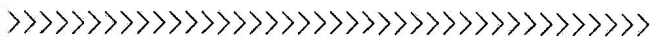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,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721 - 2

定 价 22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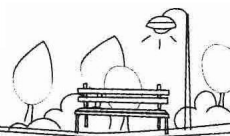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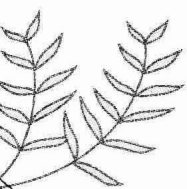
>>>>>>>目 录★CONTENTS



- 第一章 若只如初见 ★ 001
- 第二章 想要的幸福 ★ 012
- 第三章 虚幻的火花 ★ 024
- 第四章 朦胧的心悸 ★ 035
- 第五章 少女的粉色诱惑 ★ 049
- 第六章 告别之吻 ★ 061
- 第七章 沉默隐忍的爱 ★ 072
- 第八章 心生情愫 ★ 083
- 第九章 爱，解不开 ★ 095
- 第十章 久违的亲情 ★ 104

第一章 若只如初见

菁菁的脸蓦地一红，从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关心的话。甜言蜜语对邵棕禹来说就是家常便饭，想不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天真的人。





南瓜 载我来

邵棕禹遇到菁菁是在他母亲捐献修建的孤儿院中。

彼时，他从英国留学回来，年轻气盛，又是富家公子，引来大众媒体的追捧。

超级名模、影视新星经常与他同现在八卦周刊上。那画面相当撩人，不是他近身圈住人家的小蛮腰，就是人家主动贴上身来与他相拥。大庭广众，他受用得理所当然，当真是从西方归国，作风也一直是西化开放的。母亲并不管他，放任他作为。

母亲是女强人，自邵棕禹的父亲十年前去世起，她便亲手打理邵家产业，一介女流，却也博得满堂喝彩。母亲提点他：那些女人要娶回家应另当别论。邵棕禹一直自有分寸，玩乐归玩乐。他要娶的女子，他心中自然有底，必定是出身名门，不失大家闺秀之风。他现年才二十三岁，母亲交付他邵家旗下数字娱乐公司已有两年。结婚至少再等五年。

饶是他小心谨慎，想不到还是出了岔子。有个过气的明星，竟怀上他的孩子。媒体每日到邵家别墅，询问他是否有婚讯，他不胜其烦，竟也狠得下心，拿出钱来让她去打掉孩子。不过是钱的问题，再拿一笔钱打发掉她，在他眼中，一切事情若能以钱解决，均不是问题。然后，母亲安排他到乡间度假，等媒体炒作淡些了再回来。所以，他来到那所名叫“圣音”的孤儿院。

菁菁是孤儿院中的小孩儿，长得并不讨喜，小小年纪，却一脸的不快乐，更让人不喜欢靠近。她冷冷淡淡，与她聊天，说不上两句，便再无下文可说，因为她并不主动。菁菁其实并不是孤儿，这个秘密整个孤儿院中只有她自己知道。母亲送她来时，对她一再嘱咐，家里还有一弟，若是她被赶回来，生计再无法维持。母亲许诺，每年都会来看她。

年幼的女孩儿如狂风中摧折的秀木，岂能任意决定折腰的方向。菁菁豆大的眼泪直往下掉，母亲已决定的事情，她又如何力挽？只能听命。母亲也哭，她让菁菁理解自己，弟弟一年比一年大，等他上学，



家里开支实在再也难以维持。母亲说：“菁菁，你是大姐，理应要照顾下面的。再说那孤儿院也可以上学。女孩子学得再多终是无用，将来要找个好人家才是正经。”

听上去似乎是正确的，菁菁无力反驳。母亲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孤儿院，说明年开春的时候再来看她。菁菁日日等待，一年过了一年，开春的桃花早谢了再开，却还不见母亲踪影。她知道，她是被丢弃了。

回去的路，菁菁依然记得，家住在桃坪街169号，门牌号码烙印在她的心头。可是她知道回去又能怎么样呢？看母亲神色，一番责备，难免还是要回来。

菁菁在孤儿院里一晃就到了十三岁。她渐明事理，知道大多数孤儿院里的孩子，都是因为家里穷被迫遗弃。钱，到底有多重要？孤儿院规定，十八岁成年之后便要离去。届时，她要自食其力，她要赚到好多好多钱，再回去找母亲。她相信，母亲并不是不爱她，只是因为家计无法维持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

邵棕禹被安排在孤儿院旁边的别墅里，这片地本来是母亲邵秦明佳买来建别墅的。只是在看地时，母亲又临时起意在旁边建了这家孤儿院。

邵棕禹习惯晨跑。在别墅大门边，他看到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孩儿，头发短短。开始的时候，他错以为是个小男孩儿。

菁菁往别墅的邮筒里放今天的晨报。她才一转身，发现身后的邵棕禹，那表情霎时变了。还真是活见了鬼，因那报上头条印有他的照片——那个过气女星为他自杀。邵棕禹看到她手中的报纸，嘴里咒了一句，连报纸的边角亦不想碰到，似上面有霍乱病菌一般。他对菁菁说：“你跟我进来。”

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但看她年纪知道是旁边孤儿院的人。因他依稀记得长住在这里管理别墅的姚妈说过，每天早晨都会有人送来报



南瓜 载我来

纸和信。他还觉得奇怪，这种穷乡僻壤还有邮政？姚妈说，孤儿院的小孩儿有时也会打工赚些零花钱。

邵棕禹带着菁菁穿过那片花圃。菁菁来过很多次，只在门外，从未进来过。宽大的道路两旁是一排常青树，一直蔓延到小楼的下面。花园里真是花团锦簇到极致。

菁菁才一分神就被邵棕禹拉着走，她小跑着跟进大厅。厅里是大理石的地面，踏在上面是铿锵有力的脚步声。走到书房处，地上铺着全新而干净的地毯，菁菁犹豫要不要踏上去。

邵棕禹进了书房，从酒柜里倒了点儿酒，也不管菁菁，随意地坐在沙发上。菁菁垂手站在书房门口，局促得简直不知手脚该放在哪里。她何曾见过这样漂亮的房子？！

邵棕禹这才说：“念给我听。”

“噢？”

传真机吱吱地响起来，有文件传真过来，邵棕禹站起来，取了一份在手中查看。书房内寂静无声，越过那A4纸的边沿，他有些不耐烦地向她看去。

菁菁并不是没有听清，只是不那么确定，被他这么一看，她才小心地拿起报纸，慢慢念了起来：“……她于昨晚，在自己的公寓割腕自杀……”菁菁念到这里时，略微又慢了些，因报纸上又印了一幅图片，一个女子倒在血泊中的照片，她看了简直发憷。

邵棕禹哼笑了一声，真是毫无新意可言，正准备继续听下去，听到菁菁突然说：“我要回去了。”她为什么要在这里念这个让她完全云里雾里的东西？真是太荒谬了。

到目前为止，邵棕禹还没有认真打量过这个小女孩儿。他把目光聚焦在她脸上，唔，双眼皮，小鼻梁，不大不小的唇，实在是平凡得很。“你是从孤儿院过来的？”他问。

菁菁不想回答他，那语气让人听着似有那么一丝不屑。可对着他



咄咄逼人的眼睛，她还是点了点头。

邵棕禹看到了她不满的表情。他微笑了一下，从桌上的钱夹里面抽出一张钱，递给菁菁。

菁菁看了看钱，又看了看他，转身就离开了邵家的别墅。

后来姚妈例行公事去取报纸，今天的报纸没有取到，邮箱里倒有一封信。信还未封，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填上。姚妈拿去给邵棕禹，他许久没有收到过信了。真有趣，像是幼时还在学校，流行写情书，暗恋着某个同学，塞到对方的课桌里。

邵棕禹好久亦没有读过信，他犹豫着要不要打开，因上面没有署名，可能并不是他的。他犹豫不决，反复把信在指间换来换去，那信纸竟自己掉了下来。他俯身去拾，还是看到了笨拙的字迹。

信是写给母亲的——写信人的母亲。

“……我在孤儿院里过得很好……”等等，既然有母亲，还会在孤儿院中？

“……教职的曹先生答应教我绘画，他是一位画家兼小说家。等我到了十八岁成年，也许可以以绘画谋生，届时，你再不必为家计发愁……妈妈，你为何从不回信……”

邵棕禹再看了一次，真是一种新奇经验。他问姚妈：“菁菁是谁？”因那信尾署名菁菁。答案果然和他意想中的一样，是孤儿院中的小孩儿。应当是早上那一位吧，他想。

也许是她想去寄信，因那时被他一吓，才把它掉在邮筒中了？

想是在这荒瘠之地待得太久，邵棕禹这次兴味盎然，欣然前往临近的孤儿院。虽是相邻，他这还是第一次去“圣音”孤儿院。

他去的时候，正是用午餐的时候，众人都坐在方形长条的桌子边，等着用餐。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规定，要先唱赞歌。唱到一半时，



菁菁发现院长陪着一个男人进来。

众人纷纷议论，菁菁一眼就认出邵棕禹来。有些人见过一次，便会让人记住。邵棕禹就是这样。

院长对大家介绍说：“这位邵先生，是我们主要资助者邵秦明佳女士的公子。”这个开场俗不可耐到极点，有拍马屁兼恭维的嫌疑，菁菁撇了撇嘴。

院长做做样子，向邵棕禹介绍了在座的几位教职工。

说到曹于磊时，邵棕禹说：“原来你就是曹先生。”颇有些慕名的语气。

众人都等着用餐，可是邵棕禹在场，谁都不能动筷。眼看着他快要走了，菁菁正打算动筷，院长叫她的名字，让她跟着出去。

菁菁被带到院长办公室。剩下她与邵棕禹两个人。他该不会是因为她早上没有念完报纸来报复吧？听说有钱人都很小气。菁菁心里揣测着。

邵棕禹把信丢在离菁菁不远的桌子上，她的脸一下子惨白起来。“你……看了信？”她弱弱地问，那个秘密无人知晓，若是有人知道，她会不会在这里待不下去？

邵棕禹本来想承认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她期许的眼神，心突然软了下来，他机械地摇了摇头。天知道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说谎。在伦敦上大学时，有一次与死党靳涛晚上泡 PUB 太晚，忘了第二日的论文，即使有重修的可能，他亦理直气壮地坦言，并不隐瞒。

菁菁见他摇头否认，才缓了一口气。她露出一个笑，天真地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为早上的事情要报复我呢。”

邵棕禹微微一笑，问：“你今年几岁？”

“十三。”

“你太瘦了。”

菁菁的脸蓦地一红，从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关心的话。甜言蜜语



对邵棕禹来说就是家常便饭，想不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天真的人，倘若有人对她说一句“我喜欢你”，不知她的脸会红成什么样子。邵棕禹牵起嘴角笑，还有更香艳刺激的句子，打住——他在想些什么……

邵棕禹咳嗽了一声，正色说：“它掉在邮筒里了，我想可能是你的。”

菁菁拿起信紧攥在手里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
邵棕禹自孤儿院中出来，第二日便回了市区。有人为他自杀呢，大新闻，他若不过问，便会显得冷血又无情，虽然他们实际上的关系也是如此，但是在媒体面前，他应要维持礼数，母亲大人向来最重视门面问题。

母亲对于这点相当顽固，邵棕禹可以想象，母亲放任他这些年在外而不多加干涉，不过是希望得到他的信任，拿到控制他婚姻的筹码。她定然要说服自己娶她中意的女子。好在邵棕禹并没有太过担心这件事，因为对于情爱，他向来没有什么期望。至于婚姻，时间到了自然会有一位贤妻，母亲会打点好一切，他不必费心。

邵棕禹去医院探望那过气明星，她长得非常漂亮，身材惹火。她当然没有事，医生说那伤口不深，只是失血让她看上去有些憔悴。她若是真心寻死，下手是不是应当再狠一些？

邵棕禹与她面对面坐着，她试图挽回感情，“棕禹，看在孩子的分上，我们难道不能……”

他厉声打断了她的话，“你做戏要做到什么时候？”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“棕禹……”

“我不想再听你说些什么，博取同情的话你大可留给那些记者，我想他们比我更愿意听到。至于谈感情——”他冷笑了一声，“我早就说过好聚好散，你应当清楚才是。你不是我第一个交往的女人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”



她脸色更显得发白，白中透着青色，“邵棕禹，我都为你弄到今天这局面了，你连句贴心的话也没有？”她只是他的女人，连女友的层面都上不去？

“这件事，你应当问问你自己。弄得这样不可收拾也是因为你自己。并不是每个男人都会怜香惜玉，至少我不是。林家瑜，没用。”他淡淡地说。他不喜欢自认为聪明的女子，她们有时候显得十分愚蠢。

“你浑蛋！”她自床上拿起枕头向他砸去，却因气得手抖，有失准心。

“你早就知道我是怎样的人，我不介意媒体怎么说。是你妄想改变我，想逼我就范？没用的。林家瑜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”他整整衣衫，自沙发上站起来，一样的温文尔雅，结案陈词，“我今天来就是想说这些。”

林家瑜有些歇斯底里，“邵棕禹，你根本就是个冷血又无情的人。我诅咒你，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配得到爱情。你浑蛋——”她声嘶力竭，失声痛哭起来。即使一个女人用尽卑微手段，也不过是在爱的名义下。

邵棕禹淡淡笑了，“那正好啊，我向来对那玩意儿不屑一顾。”他修长的手指转动门把，冷冷地说，“我会让乔生再往你户头上拨一些钱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希望你记住。”

门哐地关上。

邵棕禹出了病房，对守在外面的助理宋乔生说：“再给她户头拨些钱。”

对于邵棕禹这种做法，宋乔生有些异议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能用钱来解决的吧。他跟在邵棕禹身边已有两年，是邵秦明佳为儿子物色的最佳人选。宋乔生毕业于剑桥金融管理系，与邵棕禹也算是校友。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，他和邵棕禹就很不一样，看上去有点儿老气横秋，绝对稳重一个人。

医院宽大的走廊上，阳光自玻璃窗外疏斜下来。宋乔生想为林家



瑜说情，“其实，她应当是真心喜欢你。”

才说了这一句，邵棕禹便停下来对他说：“乔生，母亲常夸你稳重知大体，这句话像是对我说的吗？”宋乔生叹了一口气，“棕禹，你是没有遇到真让你心动的女子，终有一天你会明白。”

“那等我遇到再说。”

他依然我行我素，他的名声早已不那么好，可是，奇怪得很，他在社交场上还是很吃得开，有时出席某宴会，依然会有意想不到的艳遇。各色女子皆有，他依旧照单全收。

又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一段时间，每日都有邵棕禹的八卦。邵秦明佳一日在早餐时说：“若公司业绩如你上八卦周刊那么多，我也甚感欣慰了。”

邵棕禹只是笑笑。

母亲有点儿怒气，说：“看来还真是要找个人来管管你才行。”然后，她又开始向他灌输，她认识的那些朋友的女儿——梁音，耶鲁名校毕业，在出版社工作；裴子欣，哈佛大学毕业，在……

邵棕禹哪里听得下去，说是早上要开会，要早点儿出门。母亲埋怨，“真是儿子不如女儿贴心，我都还没说完，你就要走。你翅膀硬了，要高飞了。”

邵棕禹怎么说得过母亲，只得说：“安排好见面吧，一个一个见，我也不反对。”匆匆吃了饭，便溜了出来。

邵棕禹管理邵氏企业中数字娱乐这一部分，大都是在线游戏。今日，他与韩国一家游戏公司谈代理。谈得很顺，一锤定音。宋乔生提醒他，“这游戏在韩国走势一般，可要冒险？”他对答：“你可爱吃小时候的吉娃娃雪糕？”

吉娃娃雪糕，好多年前的事情。宋乔生点头，老实地说：“很不



南瓜 载我来

错，一直忘不掉。”最近突然又卖起来，还很火呢。

邵棕禹说：“就算是一般的游戏，一样可以做到极品，只要商业手段运作得好。不要以为商家就是单单在卖商品，其实有时候，也是在卖情怀。你看今日年轻人人人都在打线上游戏，为何？你在游戏中能杀死一个人，现实中你可能只是一个大厦保全。为何你乐此不疲？只是因为情怀吧。”

宋乔生顿觉醍醐灌顶。

他们上车驶回公司，正是交通高峰时段，司机特意绕小道，避开主干道。行路中遇到一段正在维修的街道。邵棕禹从未来过，看到那街口有一块蓝底白字的街道牌，可惜被施工工人弄坏了，只看到“坪街”，前面那个字，已无法辨认。

邵棕禹问司机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桃坪街。”

唔，这名字好似见过。孤儿院那个叫菁菁的小女孩儿，她的信封中夹着一张小纸，地址是——“桃坪街 169 号”。

邵棕禹让司机停了车，他想去那里看一看。

政府要开辟更为宽广的街道，这条街正在拆迁，尘土扬到半空中。邵棕禹停在 169 号的门外。宋乔生为他敲门，出来一个女子，与邵棕禹一般年纪。菁菁的母亲不会这么年轻。他怔了一怔，忙问：“这里以前是不是住过一个叫菁菁的小女孩儿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你找错了，原来的房东早就搬走了。”女子嘴里唠叨着，指着墙边那一堆信件说，“你说的是这个人吧？噢，她的信全在这里。”她弯腰抱起来，塞到宋乔生的手中，“让她别再写了，没用。原来的房东早就搬走了。”

因为放在墙角，日积月累，上面覆盖太多灰尘。宋乔生衣服上被弄得全是尘土，一时不知要不要放手。

这么多信，怪不得她说——“妈妈，你为何从不回信……”邵棕



禹想到那双眼睛，心蓦地一沉，倒是毫无顾虑地从宋乔生手中把信揽到自己怀中，亦不拒尘埃。

邵棕禹把信件带到公寓，开始一封一封地拆。最远的一封似乎是在三年前写的，有些信件被雨水冲刷，蓝色的钢笔字完全模糊成一团，看不真切。

事无巨细，通通被她写进信中：孤儿院新来的孤儿，教职工教她绘画。是曹于磊吧，邵棕禹心想。这种感觉非常奇妙。他对写信的那小孩儿一知半解，她写到某句，他有时用猜，有时又非常确信，她是在说那件事、那件物品、那条街道。邵棕禹发现开始的那一年里许多信件的下面都有多附一行——“妈妈，我想念你们，什么时候来看我？”

这句到了次年，只改成——“妈妈，我想你们。”她是不是也从心里明白，母亲再也不会去看她了？邵棕禹印象中的菁菁，似乎一直都是那么死气沉沉的，她为他读报时亦是毫无表情的一张脸，未曾想那惨淡容颜的下面，亦有如此澎湃的心理路程。

原来看一个人只看表面，哪里够？他想挖掘更多：她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是否也有过心酸与不甘？她还有一弟，为何偏偏是她被送到孤儿院去，只因她年长吗？这是多么令人嗟叹的一件事情！

直到佣人来敲他的门，问他何时用晚餐，邵棕禹才惊觉自己竟在这里坐了很久。他拿了一个玻璃盒子，把信件全都装进去。

晚饭后，他回来写了一小段似信非信的东西，没有开头的称呼，亦没有署名。他是这样写的——“桃坪街 169 号，原主已迁，请不要再寄。”要不要署名？唔，不要！这样算什么，偷窥人家隐私？

他又致电宋乔生，让他准备了一笔款子。因菁菁在信中写道，前年圣诞，她竟没有寒衣。怎么可能？母亲每年都有固定款项拨入孤儿院，定是让人中饱私囊了。

短笺与支票不日就会寄到孤儿院中。邵棕禹不知道菁菁是否会失望——桃坪街 169 号，原主已迁。

第二章 想要的幸福

这是邵棕禹与菁菁过的第一个圣诞，这个晚上改变了菁菁的一生。

菁菁幼时的愿望就是想有个家，而邵棕禹给了她。

